

托爾斯泰著

哥薩克

吳岩譯



新文藝出版社

87
200

206-1

克 薩 哥

擊 襲 附

〔俄〕托爾斯泰著

吳 岩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年青的貴族奧列寧隨着要想征服高加索山民的沙俄軍隊來到哥薩克山村，生活在壯麗的大自然與勇敢的人民中間，他飲酒、打獵、作戰，思索着人及其幸福，苦惱地戀愛又苦惱地離開了。藉着故事的開展，托爾斯泰寫出了哥薩克這個民族的風俗和性格，發掘了普通老百姓的高貴的品質，創造了愛羅希卡、瑪莉安卡、路卡希卡等生動的典型人物，並且以天才的筆墨，使高加索的戴雪峯樹，在全書中閃耀着美麗的光輝。——『哥薩克』，這篇屠格涅夫『爲之狂喜』的小說，是托爾斯泰早期的傑作。

『襲擊』描寫沙俄軍隊對契欽山村的進攻和洗劫，全篇浸透了人道主義者的義憤與譴責。是托氏優秀的短篇。

L. Tolstoy

The Cossacks: A Tale of 1852

The Raid

本書根據牛津世界古典叢書 Louise and Aylmer Maue 英譯本轉譯

哥 薩 克

附 襲 擊

〔俄〕托爾斯泰著

吳 岩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597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9 7/8 字數 179,000

1954年3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6次印刷

印數 17,062—19,631 定價(6) 1.00 元

目次

哥薩克 一

襲擊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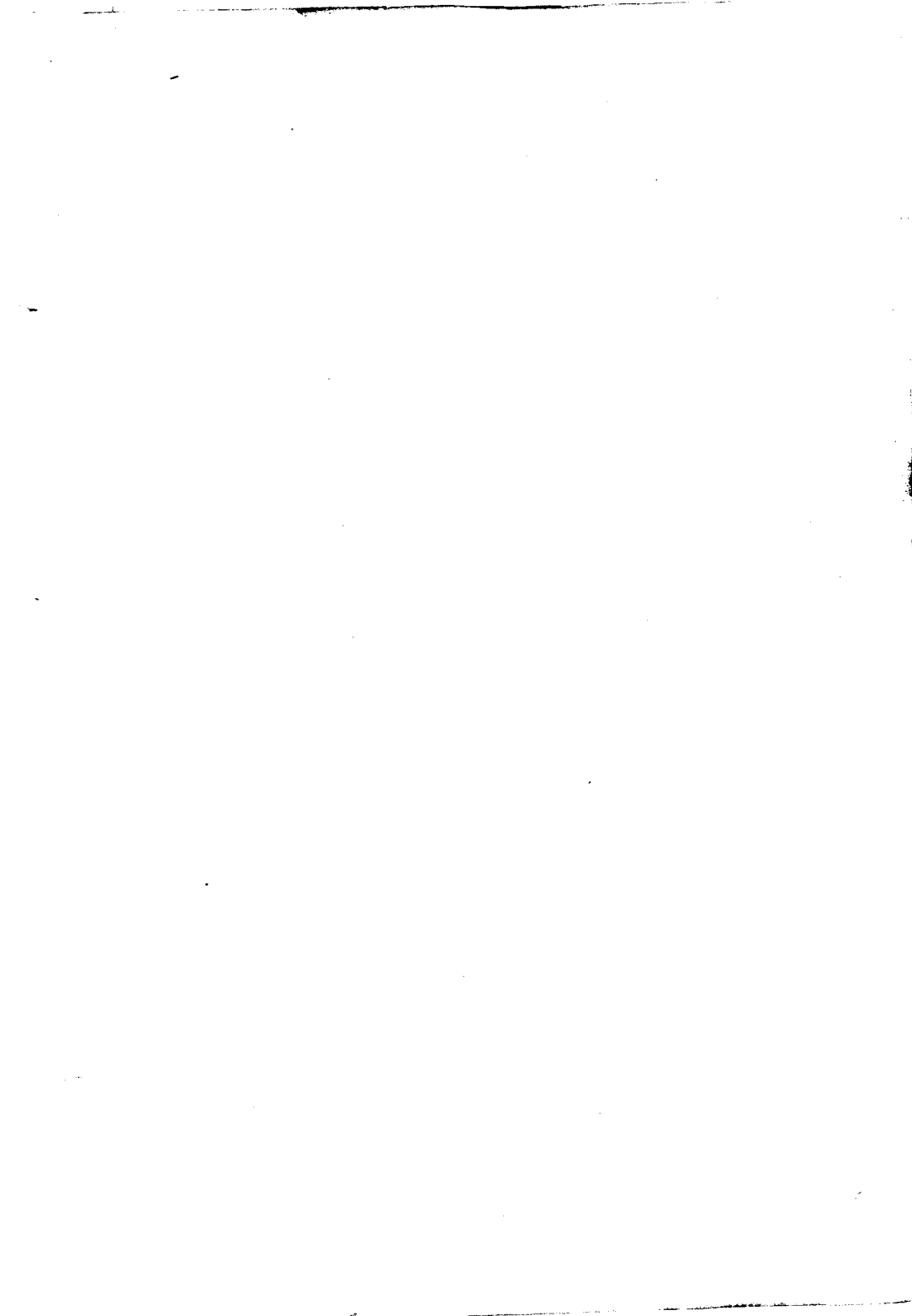
後記 四七

哥

薩

克

——一八五二年的故事



主要人物表

特米脫里（米卻）安特烈區・奧列寧 俄羅斯貴族。

伊葛（葛紐沙） 他的僕人。

愛羅希卡大叔或老爹 哥薩克老人，獵戶。

瑪莉安娜（瑪莉安卡） 哥薩克美女，路卡希卡的未婚妻。

烏里宅婆婆（烏里脫卡） 她的母親。

伊利亞・華西里區 她的父親，軍旗手兼聯隊學校教師。

拉佐脫卡 她的弟弟。

路卡希卡（路克）（『馬克』） 『追風手』，年青的哥薩克勇士。

司蒂泊卡 她的啞姐姐。

那柴爾卡 年青的哥薩克兵，路卡希卡的朋友和同志。

歐果旭夫 常常喝醉的哥薩克老兵。

白列茨基公爵 年青軍官，奧列寧的莫斯科相識。

烏斯坦卡 年青的哥薩克女孩，白列茨基的愛寵。

阿美脫可汗 韃靼勇士，爲路卡希卡所殺。

琪萊可汗 韃靼人，盜馬者。

莫斯科萬籟俱寂。積雪的街上，難得聽見車輪咯吱咯吱的聲音。窗子裏不再有燈光，街燈也都已熄滅了。只有從教堂鐘樓上傳來的鐘聲，滿城蕩漾，預告早晨的將要到來。街上寂無人跡。隔了好久，纔有一輛做夜生意的雪橇，碾壓着街上的積雪和泥沙，從街的一隅行至另一隅，車夫在那裏等待顧客，等得睡熟了。一個老婦人走過這裏，向教堂而去，在教堂裏，寥寥的幾枝蠟燭，燃放著煊紅的光，映在聖像的鍍金框子上。工人們度過了漫長的冬夜，已經起身，就要去工作了。——然而對於大人先生們，這還是黃昏呢。

從「武士酒家」的一個窗口，透過百葉窗的孔隙，仍舊看得見燈光——在這種時刻是違法的。在酒家門口，一輛馬車，一輛雪橇，還有一輛出差的雪橇，背對着欄石緊擠在一起。一輛從驛站租來的三馬雪橇也在那裏。一個在院子裏照料的工人，渾身裹得緊緊的，還是澈骨的寒冷，正躲在房子一角的背後。

『老是這樣嘮嘮叨叨有什麼意思呢？』疲勞而憔悴的、坐在過道裏的侍者想。『輪到我值班的時候，總是遇到這種事情。』從隔壁房間中傳來三個青年男子的聲音，他們坐的桌子上擺着酒和吃剩的菜。一個是其貌不揚、瘦小而整潔的男子，坐在那裏用溫和而疲倦的眼睛，瞧着那就要踏上旅程的朋友。另一個是高大的漢子，躺在擺着空酒瓶的桌子旁邊沙發上，玩弄着他的錶上的鑰匙。第三個穿一件羊皮裏子的短外套，正在室內來回踱步，他時時停住脚步，用他的強壯的、相當粗的、然而修剪整齊的指頭，捏碎一粒杏仁。他老是向什麼東西微笑，他的眼睛和臉都是光彩煥發。他熱情地說話，還做着手勢；但他顯然找不到他所需要的話，而那些想起來的話又似乎不足以表現出他心中湧起來的感情。

『現在我可以暢所欲言了，』旅行者說。『我不想爲自己辯護，可是我希望你，至少，要像我了解了自己那樣了解我，並且不要浮淺地看這事情。你說我對不住她？』他繼續向那用溫和的眼睛瞅着他的男子說。

● 在沒有火車的時候，旅客多仰給於從驛站租來的車輛。（英譯者）

『是的，是你的不是，』那個瘦削的其貌不揚的男子說，他的神色似乎表現出更大的溫和與疲倦。

『我知道你爲什麼說這個話，』就要離去的那一個答辯。『你以爲被愛和愛人是同樣偉大的幸福，倘若一個人被人愛了，就足夠他一生享用不盡了。』

『是的，我的親愛的朋友，十分足夠，十二萬分的夠了，』其貌不揚的矮小的人，開闔着他的眼睛說。

『但爲什麼一個人不應該去愛人呢？』旅行者深思地說道，他用近乎憐惜的神情，瞅着他的朋友。『爲什麼一個人不去愛人呢？因爲愛情不來……不，只被人愛是一樁不幸。因爲你給不出一樣東西，只能不給，因而感到有罪，這是一樁不幸。啊，我的上帝呀！』他揮着他的手臂說。『要是這些事情能順理成章地發生，不是完全顛顛倒倒的，——不是像我們這樣，而是由它自然發展，那多好！咳，倒像我偷了那愛情！你也這樣想的，不要否認。你一定這樣想的！但是你會相信嗎，在我的一生之中，在我有機會幹過的一切可怕的愚昧的事情之中——這些事情還不在少數——這倒是不懊悔而又無法懊悔的一件。事前事後，我都沒有說騙過我自己或是說騙過她。在我看來，似乎我終於落入了情網，但我後來發現這是一種無心的說騙，戀愛不是那個樣子的，於是我不能繼續戀』

愛下去了，可是她並不中止。我不能繼續，這能怪我嗎？我怎麼辦呢？」

『好了，現在這事情是完全過去了！』他的朋友說，點了一枝雪茄，振奮自己的精神。『實情是你還沒有戀愛過，不懂得什麼是戀愛！』

穿皮裏子外套的人又要說話，他摸摸頭，可是他無法表達他要說的意思。

『從來沒戀愛過！……是的，很對，我從來沒有！但我畢竟心裏是有一股去愛人的慾望的，而且沒有比這慾望再強烈的了！不過，再要問一句，這樣的愛情是存在的嗎？總是有些什麼缺憾的。唉，唉！談論有什麼用呢？我已經把生活弄得怪糟糕的了！但無論如何，現在這是完全過去了，你說得很對。並且我覺得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你那新生活又要弄糟的，』躺在沙發上玩弄着錶鏈的人說。但旅行者沒聽見他的話。

『到那兒去，我是悲哀而又愉快的，』他繼續道。『我為什麼悲哀，我却不明白。』

於是那旅行者繼續講他自己，沒注意到這種談話並不像使他自己那樣的使別人感覺興趣。人是再也沒有比在精神狂喜的剎那間更是自私的了。在這種時候，他似乎覺得世上沒有比他自己更了不起更使人感興趣的了。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車夫不肯再等了！』一個年青的農奴說。他穿着一件羊皮外套，頭

上裹着一條圍巾，走進房間。『馬從十二點鐘直站到此刻，現在是四點鐘了！』

特米脫里·安特烈區瞅着他的農奴萬紐沙。纏在萬紐沙頭上的圍巾，他的氈靴，以及瞌睡的臉，似乎正召喚着他的主人走向一個勞動、辛苦和活動底新生活去。

『不錯！再會吧！』他說，在他的外套上摸索着解開了的鉤子和鈕扣洞。

雖然他的朋友勸他另外再給車夫一筆小帳，讓他再等一下，他仍舊戴上他的帽子，站到屋子中間。朋友們一再的接吻，停了一下，又作第三次的接吻。穿皮裹子外套的人走近桌子，乾了一杯香檳酒，就握着那其貌不揚的小個子的手，漲紅了臉。

『啊，我還是說出來吧……我必須而且願意對你坦白，因為我歡喜你……當然你是愛她的——我一直這樣想——是不是？』

『是的，』他的朋友答道，更加溫文地微笑着。

『而且也許……』

『對不起，先生，我奉命來熄掉蠟燭，』瞌睡的侍者說，他曾經直聽到談話的最後一段，心裏在詫異爲什麼紳士們老是談着同一件事情。『我應該把帳單給哪一位？給你嗎，先生？』他又說，知道該向誰說話，他轉向那高大的漢子。

『給我，』高大的漢子答道。『多少錢？』

『二十六個盧布。』

高大的漢子想了一下，卻沒有說什麼，把帳單放在衣袋裏了。

另外兩個人繼續他們的談話。

『再會了，你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生着溫和的眼睛的矮小的其貌不揚的男子說。

眼淚充滿了兩個人的眼睛。他們走進門廊。

『啊，還有，』旅行者說，紅着臉轉向高大的漢子。『請你替我付清武士酒家的帳，並且寫信通

知我，好嗎？』

『好的，好的！』高大的漢子說，拉上他的手套。『我多麼羨慕你啊！』當他們走到了門廊的

時候，他又十分出乎意外地說了一句。

旅行者走進他的雪橇，把外套裹着身體，說道：『好吧，來吧！』他甚至把身體移動了一點兒，爲那說是羨慕他的人在雪橇中讓出一點地方來——他的聲音顫抖。

『再會，米卻！我希望，靠着上帝的保佑，你……』高大的一個說。但他的希望是對方快點走掉，所以他無法說完那句話了。

他們沈默了一會兒。於是一個人又說，『再會了，』接着一個聲音喊道，『好啦，』車夫便鞭打着馬匹了。

『嗨，愛利沙！』朋友中的一個叫了一聲。另外那個馬車夫和幾個趕雪橇的，舌頭咂咂作聲，拉緊着韁繩，開始挪動。接着那些僵硬的車輪便咯吱咯吱的在凍結了的雪上滾動着了。

『一個出色的人物，那個奧列寧！』朋友中的一個說。『然而是一怎樣的一個想頭啊，到高加索去——而且是去當個士官生！我可無論如何不來幹這種事……明天你在俱樂部吃飯嗎？』

『是的。』

送行的人各自分散了。

旅行者覺得熱了，他的皮外套似乎太暖。他坐在雪車底裏，解開了他的外套，那三四多毛的驛馬拖着身子穿過一條條黑暗的街道，經過了許多他從來不曾看見過的屋子。奧列寧覺得只有開始長途旅行的人纔經過這些街道。他周圍的一切，全是黑暗、沈寂和慘淡的，但在他的靈魂裏，却充滿了回憶、愛情、懊悔，以及一種愉快的要流淚的情緒。

『我喜歡他們，很喜歡！……挺好的人物，……好得很！』他反反覆覆的說，覺得快要哭出來了。但爲什麼他要哭，誰是他這樣喜歡的、挺好的人物——他是不十分知道的。有時，他瞧瞧周圍的一些屋子，不懂它爲什麼造得這樣古怪；有時他開始凝想：爲什麼這車夫和萬紐沙，跟他這樣的不同，却坐得這樣的近，而且由於驂馬在凍結了的車轍上拖拉顛躓，正和他在一起被顛簸與震盪着。接着他又重複道：『挺好……很喜歡！』他甚至再度的說道：『並且這多麼吸引人，……好極了！』隨即又詫異：是什麼使他說這個話。『啊，我醉了嗎？』他問他自己。他喝過兩瓶酒，但在奧列寧身上起了這樣的作用的，却不僅是酒。他記起一切友情的話，熱誠地、羞澀地、由衷地（他信以爲然），在他離別時對他說的話。他記得握手、瞬視、沈默的剎那間，以及他坐上了雪橇時一個聲音說着：『再會，米卻！』他記得自己的深思熟慮的坦白訴說。而這一切，對於他都有一種感動的深長の意味。在他離去之前，不僅他的親戚和朋友，不僅對他冷淡的人，甚至那些不喜歡他的人，也都像人們在懺悔或臨終之前一般，似乎都一律變得更加喜歡他或是饒恕他了。『或許我不會從高加索回來了，』他想。他又覺得他愛他的朋友以及另外一個什麼人。他爲自己悲哀。但是那騷擾激動他的心、

使他不能抑制那些彷彿自然而然來到他唇邊的無意義的話的，並不是他對於朋友的愛，造成他這樣的心境的，也不是對於一個女性的愛（他還沒有戀愛過呢）。對於他自身的愛，充滿希望的愛——愛他自己靈魂中一切善的東西的，溫暖年青的愛（這會兒，他認為他自己的靈魂中除善以外別無他物）——逼着他哭泣，逼着他喃喃地說些不連貫的話。

奧列寧是一個年青人，他從沒有修完他的大學的課程，從沒有在任何地方做過事（僅僅在什麼官廳中有一個掛名的差使）。他已經浪費掉了他的財產的一半，並且一點也不做什麼事情的，甚至連職業也沒選擇一個的，活到了二十四歲。他便是莫斯科社交界所謂『年輕朋友』。

自從十八歲起，他就自由自在——只有生在四十年代的、出身富貴而幼失怙恃的年輕的俄羅斯人，纔能那樣自由。隨便什麼肉體的或道德的枷鎖，於他都是不存在的，他可以隨心所欲的行事，不缺少什麼也不受什麼束縛。親戚、祖國、宗教、貧乏，對他都是不存在的。他不相信什麼也不承認什麼。雖然他不相信什麼，却不是一個暴躁的或意興闌珊的年輕人，也不剛愎自用，却相反的往往不克自持。他作了『根本沒有愛情』的結論，然而在任何年輕動人的女子面前，他的心總是熱情洋溢。他早已覺得榮譽和地位是毫無意義的，然而在跳舞會上，謝爾幹親王走來跟他親切地說話時，他不由自己地感到歡喜。但他之屈從於自己的衝動，只是在它們並不束縛他的自由的時候。當他